

今年是我到上海的第六个年头，刚来这里时，我对口味偏甜的海菜很是吃不惯，总觉得又咸又甜的口感，颇为怪异。这种怪异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融入城市，逐渐转化为认可与接受。

也许是饮食无度，看着身材渐渐发胖，我痛下决心，每周末与朋友一起到小区附近学校里打两个小时篮球。一场篮球下来，运动量极大，累得够呛，两人便骑着共享单车到上海老店，点一碗上海特色汤面，边吃边聊，很是惬意。聊的是什么？无非就是生活琐事以及文学上的一些讨论。张怡微在《细民盛宴》中，对上海市民的日常饮食有过记录，如四喜烤麸、糟黄泥螺、水果色拉、盐焗鸽子蛋、上海熏鱼、盐焗拼盘、焗龙虾，我读了总是很钦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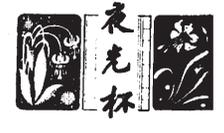
然而，总会有某个时刻，故乡的食物会突然勾起我的念想。记忆中的味道，像一名不安分的老友，撩拨着你的味蕾。可一年之中，国定节假日就这么几天，想要吃上家乡菜，着实有难度。因此，这种对故乡食物的念想，始终停留在心中。

上海的繁华，已世所周知。我们随便走进一个商场，便能吃到来自五湖四海的菜肴。川菜、鲁菜、湘菜、粤菜、西洋菜以及具体到县的地方特色菜。可为什么，我还对故乡的食物念念不忘呢？直至有一天，我读到阿城《思乡与蛋白酶》，才知道这并非是我的“矫情”，而是蛋白酶在作怪。阿城说，“人还未发育成熟的时候，蛋白酶的构成有很多可能性，随着进入食物的食物种类，蛋白酶的构成与解构开始形成以至固定”。蛋白酶一旦固定后，就会伴随人的一生。因此，对故乡食物的念想，其实是体内的蛋白酶在作怪。

那，是什么食物在逗引我体内的“蛋白酶”在作怪呢？是猪肉丸子。丸子如拇指般大小，颜色呈米白，模样有些像鱼丸。不过，猪肉丸子的“韧性”比鱼丸要好，适合与猪骨头一起煲汤，味道鲜甜可口。

越得不到就越想吃，上个月，我对猪肉丸子的思念达到了巅峰。最后，缓解这个“舌尖上的焦虑”的还是网购。某日，我在逛购物网站时，突发奇想搜了搜家乡的食物，结果竟然真的有人在卖。于是，我犹豫了一下（主要是怕食品卫生不达标以及变质），还是“狠心”下了单。从我的家乡到上海，横跨半个中国，快递的力量此刻显得无比庞大，店家当天下午寄出，第二天中午快递小哥就把丸子送到了我上海的家门口。

收到我日思夜想的丸子后，我迫不及待地系上了围裙。饭菜入口那刻，味道还是那熟悉的味道。自己对故乡食物的念想，得到了彻底的满足。而这一切，自然是依赖于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在现代物流体系之中，五湖四海的食物运往全国各地尽在片刻之间。至少在食物上和味道上，上海的食物也好，故乡的食物也罢，“他乡是故乡”已成为一种现实。



从前，我们绍兴前观巷老家门有条小河。虽说是一条贯通城乡的水上交通要道。我记得小河一过西观桥转入较宽的河道，便可出城到鉴湖畅游。清明时节，全家去城外扫墓，就在家门口上船，极其方便。每当下午，渔民划着小船进入小河，一声吆喝：“鱼啊，虾啊，鲜龙活跳的啊……”家里人就出门，走到河埠头，买鲜鱼鲜虾，晚饭就有好菜吃了。

小河向东距我家大约二百米，有一座小桥，桥南有一家咸亨酱园，桥北是一座叫大乘庵的庙宇。每逢大乘庵的菩萨生日，就在桥上正对庵门搭起一个舞台，请来绍兴大班的名角演几天社戏，从下午演起，一直演到第二天天亮。演的是《龙虎斗》《后朱砂》《散潼关》《打太庙》等。鲁迅先生《阿Q正传》里提到过的一句唱词：“我手执铜鞭将你打……”就出自《龙虎斗》戏中。

社戏演到后半夜，通常会有鬼戏上场。男吊、女吊出场，乐队吹奏高音乐喇叭，声音凄厉悠远，让人毛骨悚然。

我还记得《女吊》的情节，描述一个善良的童养媳苦难悲惨的身世，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调无常》是通过无常诙谐的语言“不怕铜墙铁壁，不怕皇亲国戚”，赞扬小人物们的可贵精神。这些绍兴大班传统戏曲中的人物，不少成了鲁迅先生笔下歌颂、同情的对象。

社戏虽然热闹，但是戏台下面前观巷一带在社戏演出期间，各种小贩叫卖小吃和杂耍活动，也让我特别感兴趣。我记忆中最好吃、最想吃的小吃，叫面粑粑：薄薄的面饼加油条，甜甜面酱，加葱花放锅里烤熟，吃起来又香又脆。小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日前赴英国旅游，专程拜谒了马克思墓，凭吊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马克思墓位于1839年建造的伦敦海格特公墓。海格特公墓安睡着许多英国名人，如物理学家法拉第、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社会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等数十人，然而最有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

海格特公墓掩映在一片绿树丛中，公墓由一条环形路相连。路两边的墓位置显著，马克思的墓就在路的拐弯处。马克思墓占地只有四百个平方，大理石铺的墓地上建了一座高约2米的墓塔，塔顶上是马克思的青铜头像。墓的底座上铭刻着马克思著作中的两句话：一是《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二是《关于费尔



红船开伟业 世纪展新图 书法 斯华中

巴哈的提纲》中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远方，似在思考着如何改变世界。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在普鲁士莱茵省，然而他的一生大半在英国伦敦度过。马克思在马克思去世后，他的二女儿和二女婿以及马克思的管家海伦·德穆特夫人也安葬在此。

我在马克思墓前点燃了一支酒杯大小的蜡烛，其火焰上方的金属罩四周有通风口，雨水却浇不灭。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当年犹如一支蜡烛的火光，谁能想到它日后竟然照亮了全世界。

海格特公墓是不收费的开放型公墓，因为拜谒马克思墓的人比较多，公墓管理方早就开始收费。2015年前每人收费2镑，此后翻倍。因为海格特公墓安葬的都是英国人，所以对到公墓来的外国人一律收费。外国人如果询问马克思墓在哪里，管理者会送给你一张公墓示意图，同时收费4镑。英国马克思主义学生联盟负责人对公墓管理者的做法非常不满，曾经表示：“从马克思身上牟利的卑鄙资本家却大有人在。”据说，海格特公墓每年门票收入有10万英镑左右。

就像先哲管子所说：“知子莫若父”，作为父亲，深知子女们尽孝的不容易。

老伴五年前因患老年痴呆症，又跌坏髌骨，住入街道卫生中心医院。子女们很孝顺，每天轮流去医院为老母亲喂饭喂药，擦身梳头等。同时，子女们又为我这个九十多岁的独居老爸送菜煮饭，打扫卫生，陪伴聊天。真是难为他们了，五年如一日的尽孝，实在不容易。

拜谒马克思墓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半，恩格斯来看望马克思，见他正在炉旁的安乐椅上打盹。几分钟后，当恩格斯再次走进马克思卧室时，发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已经永远停止了思想。马克思享年只有65岁。3天以后的3月17日，马克思下葬，与1881年先他而去的妻子燕妮葬在海格特公墓一个偏僻的角落。当时《泰晤士报》仅仅刊登了一则短短的讣告，参加葬礼的只有11个人。

1954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英国共产党祭奠马克思时，发现他的墓地只剩下了一块石碑且位置偏僻难寻，倡议为马克思重选墓址并修墓。英国共产党在海格特公墓选择了今天这个醒目的位置并建造了新墓，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为修建马克思墓捐款，表示敬意。1956年，信奉社会主义的英国雕塑家劳伦斯·布拉德肖为马克思墓雕刻了青铜头像。

马克思墓是家族墓，按照英国习俗，逝者按卒年先后下葬。碑文上写明，马克思墓安葬的有夫人燕妮、大女儿和他的外孙。

一套三卷本的《上海六十年》捧在手里，有一种带着墨香的厚实感。这套地方志青少年读本分为《远古文明》、《千年之城》、《百年梦想》，红黑白三色的封面设计，象征着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是我喜欢的风格。打开扉页，“姚老师，祝您节日快乐！梦之队敬上”，我不禁莞尔，这是我的教师节礼物呢！

刚刚，这群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孩子，笑笑闹闹地拥着我在校园的马相伯铜像前合了影，然后推出有着可爱酒窝的腼腆男生王孟睿向我赠书。他们真有心呢，今年元月，组织编纂这套书的上海地方志办在徐汇中学举行了《上海六十年》的初稿品鉴会，我带着两个学生一起参与了研讨。校园网小小一则新闻，他们记下了，知道我对这套书兴趣不小，还是特地跑到人流如潮的上海书展现场抢购的。

“梦之队”是我对这群孩子的爱称，源于我和社科院一位专家打的赌。作为一个老师，我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会闪光，但专家不以为然。于是，我邀请他做了“校外辅导员”，“诤”他设计些任务来验证一下。我在自己的教学班，随机“物色”了他们：会拍照的姜姜，擦黑板特认真的小钱，喜欢眯眯笑的小

就像先哲管子所说：“知子莫若父”，作为父亲，深知子女们尽孝的不容易。

老伴五年前因患老年痴呆症，又跌坏髌骨，住入街道卫生中心医院。子女们很孝顺，每天轮流去医院为老母亲喂饭喂药，擦身梳头等。同时，子女们又为我这个九十多岁的独居老爸送菜煮饭，打扫卫生，陪伴聊天。真是难为他们了，五年如一日的尽孝，实在不容易。

子女尽孝不容易

孩子们自己都有家，且有第三代。家务忙，负担重。有的还在上班，困难可想而知。但他们毫无怨言，兄弟姐妹同心协力，利用互联网的便利，通过“微信群”，安排好服侍父母的时间，随时通报父母的健康状况，及需要什么物品，打开网页一看便知。而远在悉尼做医生的小女儿，虽然无法参加轮班，但经常通过微信为我们远程诊断病情，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子女们既要服侍老父母，又要照顾好自己，时间总是不够用。好在他们都会开车，以车代步，节省时间，方便去医院服侍老母亲和来我这里照拂。

子女们尽孝真的不容易，经常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周折。今年5月，老伴住的医院贴出布告，说来看望病人的汽车不准进入院内停车，这下子把我的子女难住了。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开车去医院服侍老母亲，医院内不准停，附近又没停车场，怎么办？这时，做父亲的该出面了，于是打电话向医院领导

和交通警察大队陈诉子女们尽孝的事迹，说明停车与尽孝的关系……大概是子女们的孝心感动了对方，医院的停车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子女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父母也要爱护子女，体谅小辈。子女们尽孝太辛苦，应该给他们减轻些负担，于是向子女们提出：“不要给我送菜煮饭了，让我吃外卖饭菜吧”。子女们不但不答应，而且还问：“爸爸，你是否嫌我们小菜烧得不好吃，是吗？”我连忙说：“你们误会了，我是心疼你们尽孝的负担太重了，至于你们烧的小菜，不要说我吃得满意，连邻居们尝了也赞不绝口呢。”

在马相伯铜像前

同建设这个城市，坚定投身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信念，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少年时光。站在时代巅峰仰望星空的院士和科学家们的梦想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梦，少年梦更是未来的中国梦，“梦之队”由此启航。

羽凡和小干组队采访了北极探险家杨剑教授，从此知道了一种叫北极燕鸥的候鸟——每年都要在南北两极之间往返一次，行程达数万千米。热爱舞蹈的羽凡立志在生活中也要作一位“燕鸥少年”。姜姜、三金和小欧一起采访了上海有机所的丁奎龄院士和吕龙研究员，一口气问了13个问题，印象最深

巢云诗钞(三十九)

汪涌豪

阿姆斯特丹访伦勃朗故居三首
月到层霄夜未阑，流年望断梦犹残。
欲依造化形殊丽，难引深情上笔端。

热念由来逐世荣，清才能不害孤茕。
通衢行惯寻常客，玄冥何人识邃宏。

庭芜秋实实堪惊，画室萧森少嫩晴。
方寸谁知丛百虑，勳蕲原不到天明。

没有谁不知道伦勃朗。这个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也是欧洲17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都是在阿姆斯特丹度过的。这里的乔登布里街，又称犹太人宽街4号，至今仍保存着由其故居改造的博物馆。那是一栋约500平方米的多层绿色楼房。当晚年创作理念不为大众接受，私生活又广受社会质疑，画家不得不将此豪宅卖掉，搬回罗泽恩运河边的小屋居住。故居的一应陈设悉承旧制，依据的是他当年卖房时留下的清单。其中二层为起居室，三层是工作室，一些小的隔间则是他给学生单独授课的地方。此外，故居还展出了部分他收集到的雕像、武器和动物标本，复原了他自己配制颜料的场景。这些矿物原料有的来自意大利的锡耶纳。在这里，画家为妻子和自己画了大量的肖像画，当然还有许多宗教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只是他没想到，他所创造的独特的“光暗”处理手法，会把他自己带入到如此黝黑的寂寞中。直到死后一百年，众多受他沾溉的追随者才替他拂干净厚重的尘埃，还他以天才和巨匠的令名。



子女尽孝真的不容易，经常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周折。今年5月，老伴住的医院贴出布告，说来看望病人的汽车不准进入院内停车，这下子把我的子女难住了。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开车去医院服侍老母亲，医院内不准停，附近又没停车场，怎么办？这时，做父亲的该出面了，于是打电话向医院领导

和交通警察大队陈诉子女们尽孝的事迹，说明停车与尽孝的关系……大概是子女们的孝心感动了对方，医院的停车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子女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父母也要爱护子女，体谅小辈。子女们尽孝太辛苦，应该给他们减轻些负担，于是向子女们提出：“不要给我送菜煮饭了，让我吃外卖饭菜吧”。子女们不但不答应，而且还问：“爸爸，你是否嫌我们小菜烧得不好吃，是吗？”我连忙说：“你们误会了，我是心疼你们尽孝的负担太重了，至于你们烧的小菜，不要说我吃得满意，连邻居们尝了也赞不绝口呢。”

同建设这个城市，坚定投身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信念，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少年时光。站在时代巅峰仰望星空的院士和科学家们的梦想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梦，少年梦更是未来的中国梦，“梦之队”由此启航。

羽凡和小干组队采访了北极探险家杨剑教授，从此知道了一种叫北极燕鸥的候鸟——每年都要在南北两极之间往返一次，行程达数万千米。热爱舞蹈的羽凡立志在生活中也要作一位“燕鸥少年”。姜姜、三金和小欧一起采访了上海有机所的丁奎龄院士和吕龙研究员，一口气问了13个问题，印象最深

十回谈

学生的成才，称得上是送给教师的最珍贵礼物。
责编：杨晓晖